

◆ 安庆旧影

刘櫟提振安庆“文气”

何诚斌

明代中后期，怀宁流传一则民谣：“沙塞雷江口，状元从此有。”

明熹宗天启二年（1622），雷池口为大量流沙所塞，雷水改道从望江县华阳镇流入长江，怀宁遂受雷水之溉。主政怀宁（安庆）的官员提出建阁纪其事，得到了响应，取阁名“所由昉”。“所由”，出自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”意思是人的行动路径及经过。昉，指明亮，引申为起始。所由昉建在县学宫的旁边（今安庆四中内）。五年后，崇祯元年（1628）怀宁人刘若宰考取了状元。所由昉于是又名“应沙阁”，它成为怀宁兴学之始证。后来，南明弘光元年（清顺治二年，1645年）应沙阁毁于战火。康熙十七年，山西解州安邑县（今运城市）人刘櫟到任安庆知府，他主持重建“应沙阁”，并带头捐款。他在《重建应沙阁记》中希望“惟皖有材”，即“继自今将永符斯讖，甲第联绵，皖人之士日振兴于学，而道德明秀……”

刘櫟亲自抓教育，有人劝他，由督导教育行政及主持考试的专职官员去管就行了，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劳累呢？刘櫟回答，不可、不可！督导官对学生半年才考核一次，我作为一郡之长必须严加督学，每个月都要会考，表扬优秀的学生，奖励名列前茅者，鼓励大家勤奋学习，以振文风。为了让贫困子弟也能读得起书，刘櫟号召捐资设立“义塾”，将它放在县学宫旁边，遴选了六名人品和才学兼优的先生来教授贫困生，其待遇跟公学教师一样。当有人不理解他这样做时，他说“鼓舞劝学”是自己的责任，并且说，许多穷人家孩子是愿意读书的，却因没有钱而上不起学。不读书的孩子在社会上飘荡，其中有的流入了匪类，太可惜了。通过抓教育，短短几年间，“由是秀民相劝力

学，共相砥砺，而文风为之稍振焉。”（《详请约法条款五则》）

文气体现的是读书人的精神气质，它影响着社会风气的好坏。古人认为，“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，故才多而养之，可以鼓天下之气。”刘櫟上任安庆知府后，独自来到郊外了解风俗民情，在西北环城一带发现累累白骨，很是震惊。经了解，原来此地风俗，贫困人家无钱给逝者下葬，只得先厝一下，等到有了条件后再下葬。可是，许多将葬事往后拖的人家子孙由于贫困加剧，不仅完成不了葬礼，甚至贫病交迫而凋零，同样是无法入土为安。可见，黄梅戏《天仙配》中董永为安葬父亲而卖身为奴的故事是现实存在的。再说刘櫟，他还听到了另一个刺痛内心的现实：安庆为巡抚、臬司的办公地（后又成为省会），四面八方的人奔向这里，经商、考学、告状、逃难、乞讨……他们当中有病死的，饿死的，冻死的，中暑死的，如果城里无亲友为其料理后事，或者死讯无法传到其家乡，那么就只得抛尸荒野了，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发生。刘櫟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，连连说：“是余之责也，夫是余之责也！”于是带头捐资，在郊外买空地十余亩，委托当地有名望的长者主持，把暴露的白骨进行掩埋，包括对可查户籍的贫困人家的逝者也全都下葬，并酌酒焚纸，予以祭奠。

刘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官员，对死者尊重，对生者关爱。安庆濒临长江，刘櫟有时会去看看江景。帆樯鳞集、来往交驰的场面，非常壮观。可是，江上行船风险大，一是触到礁石，要么船损倾覆，要么搁浅而无法前行；二是天有不测风云，狂风突起，高浪滔天，舵折楫摧，措手不及。即使是载重万石的大船也会被掀翻，几十

艘、上百艘连在一起的小船也禁不住折腾，人溺货沉，极其惨烈。有的落水者，只要有一块小木板就能得救，可是眼睁睁的见其淹死了。刘櫟心生恻隐，欲罢不能，如何让“生者得脱于死”呢？他找到地方官商量办法，有人告诉他，如果有几艘蚱蜢小船及时赶往出事地点，是可以救出一些人的。刘櫟回来后开会，商讨制造“救生船”之事。有人反对，说长江这么长，来往船只特别多，我们哪里顾得了呢？刘櫟说，怎么可以用这种想法限制利济天下之心呢？长江确实长，但我们安庆率先设救生船，别的地方听说后也会效仿我们，到那时整个长江沿段都有救生船，就会使更多人得救。刘櫟果断决定制造“救生船”，他从自己的薪俸中拿出100两（知府一年俸禄为105两，另外可以按规定从政府收取的“火耗银”税收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职务消费和生活补贴），说：“吾之尽其力者慰吾心焉。”救生船造型“外坚中裕，运掉轻捷，如鸟张翎”，在大风大浪中伏扬颠簸，不会翻沉。选善泳者数人成立救生队，专门负责江上救生，平时他们沿江巡逻，发现遇险的船只，立即进行营救，“自设此船，而生下海门，惟干阳侯之厄者，盖亦鲜矣。”（《皖江救生船记》）

真正关爱生命，不分男女，每个生命都是珍贵的。气行于人道，提振鼓舞人心的正直雄气和勃勃生气。刘櫟反对民间溺死女婴的恶行，他以“不必溺、不忍溺、不敢溺、不可溺”的人道思想耐心劝说人们。当有人强调家里穷，养不起太多的孩子时，他便说，人只要生下来，老天都会赏饭的，何况“不溺者虽贫，溺者亦未即富”。当有人将女孩妖魔化时，他批评道：“生女人多以为不祥，不知人者不祥，即不生女亦无鲜于不祥，与生女人何相干？”当有人认为女人不能承担家

庭重任时，他便列举历史上一个个优秀女人进行反驳，如缙萦救父、曹娥负尸等等，并且说当今无论穷人家还是富人家，孝女不少，有的人家需要依靠女儿生活和养老，甚至还可以光耀门楣。喜庆之时女儿上门欢聚、生病之时女儿跟前煎药服伺，多么幸福啊！刘櫟更郑重其言地劝止溺女事件，有两点：一是生命关爱，“女子一生，即我骨肉”，怎能忍心把她弄死呢？“昆虫草木，人皆护养，况此赋性成形，岂容陨其生命？”二是以法震慑，他说：“查律，内杀子孙者有罪，是犯王法也，犯法者非良民！”

刘櫟在安庆任职期间，风调雨顺，稼穡丰登，民安物阜，社会和谐。有一年秋天，刘櫟和几位同事共游大龙山，看到一条清澈的溪流，他胸中的文气，与山水自然之气相激荡，不禁陶陶然，快乐之至。大家同气相感，遂决定捐俸建亭于清溪之上。给此亭取什么名字呢？刘櫟觉得此溪如此之干净，其气如此之纯粹，“吾辈居官正宜以是励其操也”，就直接名之“清溪亭”吧。亭建好之后，刘櫟写了一篇《清溪亭记》。我在读此作时，感觉他所寄望的同城各界“相和”之气，同事合作“相洽”之气，百姓仓廩“充足”之气，贯注全篇，充沛而动人。



我在人生道路上，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关爱与扶持。家乡潜山县（现潜山市）陈老屋生产队长陈文会，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文会大伯是位老共产党员，担任生产队长多年，德高望重。我念初中时，每年暑假回家搞“双抢”，他看我个头小，肩不能挑手不能提，便因人设事，安排我到稻场上称稻登记，协助保管员仲平爷翻晒稻谷，且工分报酬从优。相对于田畝上的农活，不用说，这当然算是一件很轻松的活儿。

1965年8月，身为家中长子的我接到了太湖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，这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，而我却为此犯了愁。因为就在前几个月，刚过不惑之年的父亲久病不治，撒手人寰，丢下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7人。尽管母亲拖儿带女，起早摸黑地挣工分，还是欠了队里一屁股债。看到这般光景，队里有些社员私下嘀咕：让他再去读书，岂不是要我们大伙养活他

◆ 流年碎影

老队长

黄骏骑



牧场 李海波 摄

一家子？老队长也觉得大家说得在理，但还是力排众议，耐心说服他们：我到公社、大队开会，

上面总是说，要让贫下中农子弟掌握“文权”，孩子念了九年书，考上不容易，怎能不让他上学。

不是说“人不死债不烂”么？他家欠队里的债，日后让他慢慢还就是了。

正是在他的支持下，我才得以迈进中师的校门，靠着国家助学金完成了学业，参加了工作。倘若不读书，我如今仍会在乡间种田或是外出打工，不会像现在这样住在城里，更不可能有时间整天坐在屋子里看书写字。我心里永远感激老队长帮我走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。记得上学离开家的前一天，曾想带一份礼物去向他表达谢意，可家里又实在拿不出钱去买什么东西，最后只好硬着头皮，两手空空地去向地道别。他叹口气说，你们家的底子我知道，好好争气念书，日后多长出息……老队长，我如今能买礼品孝敬您了，您却已经走了那么多年。

生活中难免有不公道、不如意，但还是善良的人居多。对那些关心我、帮助我的人，我永远怀着感激之情。有些帮助是需要勇气的，从这里我看到了人的高贵。